

# 新闻世界

1

本片卷自

1948年

12

期

**1948**

**年**

**第**

**12**

**期**

# 新 聞 界

版 出 日 一 月 二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期 二 十 第

# 12

要 目

話 談 的 生 先 舟 志 龍 護 擁  
 國 洞 鄭 武 耀 王 澤 康  
 矣 休 預 歌 瑪  
 西 山 和 山 傑 閣  
 希 孟 張 物 人 奇 傳  
 梁 院 翁 州 廣  
 崗 玉 樊 剛 金 大 一  
 兵 藝 武 揮 翻 換 文 子 宋  
 ( 讀 ) 愛 戀 鬼 和 明 昆 在 我

## 要 目

香港兒童業益會，於十一月十五日在香港大酒店主辦  
 桃源舞會，著名媛吳鴻薇、簡文舒兩小姐及尹士謀夫人  
 、余金銀夫人分飾西施、王昭君、楊貴妃、貂蟬四美人。



王若芳

# 擁護龍志舟先生的談話

## 雲南財富用於雲南建設

龍志舟先生的看法，在一般人想，總是代表落伍或者封建；尤其當他的政權完了，他在南京爲總統禮貌上的上賓的時候。可是我們有些時候，的確對於他的有經驗的見解，覺得很有價值；當幣制改革前夕，總統邀他到廬山，曾以改革的大略告訴了他；而他表示的意見，卻更扼要和有價值。

至於他對地方來說，有時候雖被人看作力益的象徵，是一個偶像，因此使他每一句話的意義，都會打了折扣。不過倘使我們不從以上兩個角度去看，只體會他的看法；相信尤其對於雲南，憑他的經驗，就值得重視！

在這裏檢討他有價值的看法以前，應該有一個先決的認可，就是他以手創者的心情，對於雲南的每一件事物，都有身與其利弊的觀念，因爲有這種血肉的觀念，所以對於每一件事物的感覺，都很銳敏，當他的心爲了雲南並出於公正的時候，他的意見，我們是應該擁護的！這一次金圓券發行，人民和地方所持有的白銀黃金等財富，涓滴歸公，際此國事危亂的時候，人民和地方都樂意而出於本能的貢獻，並表示願與政府同甘共苦的決心；但是以後經濟改革，未如理想的成功，金圓券貶值，僅僅是兩個月的光景，使人民和地方都受無比的損害。

關於雲南，金圓券給我們痛苦，對沒有硬貨（黃金白銀美鈔）的人民的負担是很大的，內匯拉平之後，八一九的價格無形中提高了一倍的物價，以後接二連三的又使物價翻身，幸好地方當局對管制物價有信心，有把握，有魄力，才不使雲南物價像京滬的混亂。但惡心而論，貧苦人民在這驚濤駭浪的物價中，已揮得頭昏眼花，持有少許硬貨的中產階級，則又因擁護政府新經濟政策而涓滴歸公，地方歷年所

節減勤勞省得的微積財富，也因這一來而蕩然無存。

地方當局當時擁護政府措施，貫徹政府法令，是最可稱道的，但如金圓券貶值後，地方原本擁有的財富，也蒙受無比的損失，政府如不能籌得妥善辦法，何以對地方當局奉行法令之忠誠，以及地方積聚財富之不易！

當時，徐可亭先生來昆明，雖說爲督導而來，除半開玩笑外，徐氏當已深知地方當局對中央法令之奉行澈底。今天，徐氏已掌財政部，請問何以對雲南人民？

所以龍志舟先生的談話，希望此項財富屬於地方，我們竭誠擁護，蔣總統亦曾昭告全國，這些財富取之於人民而用之於人民，我們特補充一句，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

雲南自清末以來，一直是個協辦省份，貧窮二字永遠離不開人民，當年龍志舟、盧永衡、朱麗東等所領導的雲南財政廳，是樹立雲南財政規模的基石，以後以畢以路權讓，以小聚多才有些微的財富，我想全雲南人民，對於這點財富都不會小氣，但有一個共同的要求，「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我們懇望政府重視這一件事，來盡取雲南人民的感情，並希望這一筆財富，公正而有建設意義的用於地方。

譬如說擬定一個發展交通和社會安全救濟的計劃，而把這筆黃金白銀作爲基金，並選擇公正有見解的人士，和地方的老同志，來監督這筆款項。

我們要求一千多萬雲南人民，共同支持這一個建議！  
我們大聲疾呼！

雲南財富，用於雲南建設！

# 康澤。王耀武。鄭洞國

## 兵敗投降，是今日戰爭中最大的悲劇

徐霜公

政府對剿共戰爭的逆轉，是自今年三月起。那時候，共軍圍攻五月渡江攻勢，政府軍拒守每個據點，等待挨打，處於被動的地位，戰爭的客主之勢既已失去，而士氣低落，人心浮動，其中最令人寒心者，便是高級將領在孤軍苦戰時，知大事不可為而紛紛投降。戰爭攻心為上，共軍已在國軍中發動攻心之戰，而蔣總統所指示的氣節，已喪失殆盡，我們以為兵敗不足為憂，也不是驕恥，可怕的是大家都沒有氣節，隨大難而失節，於是這半年來沒有一個死難的入，官兵餓寒凍，大事去矣時，祇試投降，無惜其此得甚。據說蔣總統每一提到此咬牙切齒，沉痛已極！

在襄陽之戰康澤被俘以前，國軍將領死難的很多，如張軍甫，劉毅，魯英輝，而被俘後生的也只有一个李仙洲。但自康澤後，接着有王耀武的被俘，鄭洞國的簽字投降。

康澤之守襄陽，王耀武之守濟南，鄭洞國之守長春，每當這些地區陷落後，總有一段新聞傳說，守將殉職人們的哀悼和感動，也隨着這浮動的消息浮沈，但是每一大都落了空，漸漸的大家對於消息上有的事，已不是有懷疑，而將他們

也不以未死為恥，此風一漸，誰還知節操廉恥。康澤守長春，是黃埔三期的優秀生，畢業後選派英新科中山大學，是中山大學畢業生，很少數反共有份份子。回國後一戰，更主辦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當時吸收各種人才，訓練成績斐然。民國廿五年中央軍取消四川的訓練，命康澤將訓練班改組而成的別動隊打前站，當時隊以三千人伸入四川，未幾二師一旅，屏級編的機動與靈活，手法的新穎和進步，一舉而小化了四川封建落伍的軍閥。別動隊的威名，可以使農村中小兒不敢夜哭，當時他的特種組織，經過嚴密，郭文儂邱明基等，都是這個組織的中堅人物。以後八一三戰起，南京失守，康澤到了武漢，他一方面招撫流亡，一方面加緊組織，策動游擊。後來他把別動隊改編為兩個師，新編廿八廿九兩師。他原意想把這兩個師編成警備軍，但後來却是普通軍，而他的兩個師長，都各有所圖，軍長不過掛名而已。他因此白送了兩個師幹部。後來，他被迫任青年團的組織處長，給予他充分發揮組織力量的機會，有一次青年團會議，他的票子竟沒有一次算數，後來竟將團加入青

年團，他再度被排擠，於是鬱鬱出國，我在紐約見到他的時候，每天就是中國廣播混混，無聊已極，回國後，先在立法院，後才派到襄陽，做綏靖區司令官。

據說康兆民惡習拘謹的，他的軍事能力和他富有煽動性的演說，組織力，和和富有煽動性的演說，因此當突然襲擊被攻的時候，他是手足無措，指揮既不靈活，又多矛盾。樊城失守後，他命令襄陽關的一旅人，奉回樊城，兵剛渡河，又手令退回，等大軍回來時，襄陽已經四城緊閉了。康在共軍圍攻至最後一刻，曾以手槍自戕，不幸未死，僅入昏迷狀態，就是這樣，被俘虜而去。

至於王耀武，有些時候是很被人恭維和稱譽的，那是在軍調部時代，王的風頭居然蓋過傅作義，而被認為是國軍中最進步，最有作為的年青高級將領。

王耀武號佐才，號佐民，山東泰安人，黃埔三期的學生，他的起家是靠七十四軍，這一軍人原是俞濟時的；王耀武因非常的政治手腕，從前手中把一軍人變為自己的本領。他懂政治手段，應付的一套工夫，招待的妥善工夫，都是他最大的資本。他辦了這些「德」

順做了黃埔三期學生的第一個黨主席，他的後人重視，是湘西一戰，那一次的大捷，完全是他政治手法運用而成功。當戰事開始時，他的裝備並沒有完成，而所指揮的也只有三個軍，他知道自己力量並沒有決勝的把握，可是「守住湘西」的任務，却必須完成，於是他就除了激勵部下而外，更設法聯絡友軍，以壯聲勢。湯恩伯方面軍在他的後側背，是個有力的依托，可巧整前他也是湯恩伯的指揮，所以戰役一發生，他就每天有情報到湯總部，在其麾下，客氣誠就，價值，使湯老總覺得非常舒服。湯的湘西之行，對主帥的士氣，甚大有幫助的。

湘西之捷基礎便如此。

王耀武到了濟南後，恰逢軍調部展開工作，而民主最為活躍之時，王的長處正在這些上，因此他對中外人士的印象都非常之好，這在他前半段來說，是他極紅時代。

但是自從蔣總統身待從那裏，聽到王耀武，却是一個祇知迎合迎奉風色的人，從他嘴裏，說出王耀武的登壇術。據說有一次蔣總統到了濟南，王特同從德盛的小車到濟南，在車中蔣見他肉麻的小心禮遇，連聲問禮的安。「前次

長披上披風，怕受涼呢！」總統最

初是叫了兩聲，以後則根本不回

了，因為總統最恨這種做法。

王不能死的最大原因，據說他

的財產全在青島和上海，財產的總

數是可驚人的。

當濟南無可挽救的時候，王即

然插翅飛回，當時他決定向青島

突圍，因為到了那裏，他可以照舊

的財產。雖知共產黨的大兵，正在

那裏佈下天羅地網，王因此被俘。

再說到鄭洞國，常長率部投降

，政府曾一再宣佈鄭洞國慷慨成仁

，中央社電文描寫得生動而壯烈，

不意幾天後，這個消息竟和康澤王

為是不不得已而為之，這是否正確，

只不過鄭要求給他一點面子，作

了我的這篇哀悼文章，也談一死謝

而已。」

鄭洞國在黃埔的老大哥中，是

有名的好好先生，他是湖南人，獨

人酒脫，漂亮，他的軍靴雖然很老

，但其正直的軍服，只到軍長為止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鄭洞國是

共產黨俘去的最高級將領，更無論

從那方面說，鄭洞國都該一死，不

說鄭洞國是死難一棟不真實，真令人

泣笑皆非！

鄭洞國在黃埔的老大哥中，是

有名的好好先生，他是湖南人，獨

人酒脫，漂亮，他的軍靴雖然很老

，但其正直的軍服，只到軍長為止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鄭洞國是

共產黨俘去的最高級將領，更無論

從那方面說，鄭洞國都該一死，不

說鄭洞國是死難一棟不真實，真令人

泣笑皆非！

鄭洞國在黃埔的老大哥中，是

有名的好好先生，他是湖南人，獨

人酒脫，漂亮，他的軍靴雖然很老

，但其正直的軍服，只到軍長為止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鄭洞國是

共產黨俘去的最高級將領，更無論

從那方面說，鄭洞國都該一死，不

說鄭洞國是死難一棟不真實，真令人

泣笑皆非！

鄭洞國在黃埔的老大哥中，是

有名的好好先生，他是湖南人，獨

人酒脫，漂亮，他的軍靴雖然很老

，但其正直的軍服，只到軍長為止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 今日黃花

## 關長錦之戰資料選輯

長春已堅守甚久，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命

令鄭洞國、曾澤生、李福撤出長春的手令如下

：「長春鄭洞國司令病國，並轉付軍長曾澤生、李

軍長福：十月十日手令計述。現則各部隊均被

我吸引於遼西方面。各部應遵令即刻開始行動

。現機、油均缺，爾後即令守軍全成俄軍，亦

無再有轉進之機會。如再遲延，有失機宜，陷

全。戰局於不利，該洞洞司令、軍長等，即以

違抗命令論罪，應受到嚴厲之軍紀制裁。中正

十五日手令已來滄指押。知照。中正手塔，十

月十五日已時。」

至於錦州之戰，是東北國軍命運決定的重

大關鍵，因軍越過瀋陽，襲攻錦州，是置了兩

個大危險，一是側面受擊，二是攻堅，除非他

有決勝的把握是不肯輕易嘗試的，況且重瀋泉

原因。

在這個時候，范漢傑知大事不可為，而情

愴而大言，他化裝逃走。范是這一軍區的最

高司令官，因他一走而全軍軍心動搖，錦州之

戰，除了共軍砲火侵襲外，范的先走亦是一大

還未得有機會脫險的。

鄭洞國長春戰死的消息正式

公佈後，南京中央日報刊載最大的字

體標題說：「為國家存正氣，為民族

盡忠節。」他的一位記者朋友樂繼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鄭洞國是

共產黨俘去的最高級將領，更無論

從那方面說，鄭洞國都該一死，不

說鄭洞國是死難一棟不真實，真令人

泣笑皆非！

鄭洞國在黃埔的老大哥中，是

有名的好好先生，他是湖南人，獨

人酒脫，漂亮，他的軍靴雖然很老

，但其正直的軍服，只到軍長為止

人君，竟流著眼淚寫文悼念他。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鄭洞國是

共產黨俘去的最高級將領，更無論

從那方面說，鄭洞國都該一死，不

說鄭洞國是死難一棟不真實，真令人

的墨耀淵，據說戰死在遼西的砲車

上，但據說是化裝逃跑也被生俘

！

以前，官吏貪污，已無廉恥，自裁

亂後，將領失節，比比皆是，氣節

二字，已無人注意。有人說將總統

對此最為惋惜，我則以為這是民族

正氣的悲哀，在這危殆的亂事

中，有誰遺世獨立！

殺身成仁，

捨身取義！

我不能再失聲痛哭！

當面

蔣總統曾在紀念週上公開宣佈

，東北剿總中將胡司令，錦州指揮所主任，

冀熱遼西邊區司令范漢傑，中將副司令官賀奎

，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濬泉，政工處少將處長方齊

寬，九十三軍軍長盛慶興，少將參謀長殷開本

，及前任軍需三，暫十八師少將師長景龍，暫

二十師少將師長王世高，副師長楊潤珍，參謀

長周國君，暫廿六師少將師長李長維，副師長

李景高，參謀長楊德充，政治部主任李甫芬，

新八軍參謀長李文明，八十八師少將師長楚渠

心，參謀長潘化彰，暫四十五師少將師長黃建

，暫五十五師少將師長安守仁，副師長樂安

行，六十軍一八四師副師長舒雲嵐，四十九軍

七十九師少將師長陳新德，副師長趙明賢。這

其中也有因共匪監視不嚴，而溜出來的，也有

還未得有機會脫險的。

# 馬歇爾休矣！

賈宜

馬歇爾的軍事計劃是「馬」馬虎虎；外交政策是「爾」爲爾我爲我；現在他應當「歇」歇腳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馬歇爾在巴黎一間精緻的會客室，有點不安的來回踱着。他在離約遜的收音機正在報告美國大通各州揭曉的數數。杜勒斯靜靜的坐在沙發上閉起眼睛。門外擠滿了新聞記者。

「杜威先生已經宣佈放棄他的努力，並且他贊成杜魯門總統的勝利……」收音機裏的話還沒有說完，一羣新聞記者已經擁進屋子，逼着馬歇爾發表談話，「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他顯然的有點不耐煩。

「馬歇爾將軍有沒有辭職的念頭？」「我老早就想退休了，此刻我仍然這麽想，我希望杜魯門總統能夠答應我的要求。」馬歇爾低沉的聲音，將先前喧鬧的氣氛壓下來，忘記關了的收音機，却奏起悲多汶的「英雄交響曲」。

一八八〇年亥夕法尼亞州的聯合城，一家經營柴炭的小舖子裏降生了這位後來被人目爲英雄的馬歇爾將軍，小時候的沉默、懦弱、無能，讓他父親感到這個孩子將來會沒有出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父親將他送進維吉尼亞軍事學校，從此命運就註定他做「職業軍人」。

以後他又進入肯薩斯州文韋斯特的參謀學校；一九一七年他做了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初次和羅洛將軍同參加法國的戰鬥，得了協約將軍的賞識，才升爲美國第一軍的參謀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馬歇爾遠征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創造了不少的良好成績，一九三八年的一個夏天，華盛頓召他回去，充任參謀總部的作戰處長，當他下飛機被一大羣記者包圍時，竟數目目瞪口呆，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事後，他對朋友說：「我不能夠在那麼多的人面前，說出自己的意見，我需要一個人靜靜的思索」。第二年的秋天，羅斯福總統以明人的眼光認識了這位英雄，超越二十位少將，十四位准將之上，而選他充任參謀總長的職務。

這是幸運的，很多人都這樣說，他一生中沒有受過挫折；一颶風的爬到五星元帥的寶座上，掌握着數百萬軍人的生命。每到一個大戰役開始的前夕，他總是躲在作戰參謀室裏，一個人徘徊在巨大的軍事地圖下面，一直到前線的情報傳到參謀室裏，如他理想般的順利，他才打個呵欠，躺在旁邊的沙發上假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馬帥也宣佈在度過他四十四年中生活的紀念日後，宣佈退休，但「不幸」却碰到了他，一星期後的一個早晨，白宮突然有電報問他：「我是杜魯門總統，閣下願意到中國去嗎？」「願意，總統先生！」於是這位六十五歲的老將軍，戴上杜魯門總統駐華特使的光榮頭銜，翩然飛到了重慶，嚐試他一生中從沒有受過的所謂「打擊」。

冬天的一个傍晚，一架銀灰色的飛機慢慢的降落在珊瑚場的機場，馬歇爾踏上中國土地的一刹那，他面對着歡迎他的那些滿臉堆着笑容的人員，只會想到在短短的六個月內，一定會解決二十多年的紛爭。會議、磋商、終於在第二年的一月十號國共簽訂了停戰協定，他第一次獲得了成功，他在給杜魯門的電報裏，他說：「我完成了你給我的第一個任務，短期內返國的時候，我將會帶給你一個民主自由統一」的中國政府感謝你的一封信」。他充滿了自信與快樂。一月十號

然而這不是一個「大的戰爭」馬歇爾的軍事頭腦是不適合於運用在這種微妙的政治問題上。中國局勢已由純粹的內政問題，漸次演變成一個國際問題，在國共兩黨深切仇恨以外，國際政治已成爲中國統一與和平的一大障礙，同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整軍協定，並沒有叫共產黨撤掉一個軍，相反的是各地衝突漸漸擴大，談判也由重慶搬到南京，由南京到廬山，馬歇爾已經感到「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了。

（據說還有過這麼一個故事：馬歇爾在苦惱之下，每天晚上拿出林肯傳裏有關南北戰爭的書來讀，並且在與中國問題相似的地方，用紅鉛筆劃上圈號。第二天，他將這本書帶到談判的地方來，交給國共雙方的人看，看完後政府方面的人聲言：「共黨後方的人搖擺頭」。這批傢伙一些是熱誠孔孟的「君子」，一些是聽慣水滸傳的「英雄」。馬歇爾當然只好拍着林肯傳在發

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也讓他感到興奮。中間當然也有許多困難，他認爲這種困難是必經的過程，只要向好的方面走，最終是可以到達目的。

呆。)

一切的希望幻想是被粉碎了，馬歇爾匆匆的飛返華府的時候，他帶着失望的樣子告訴記者：「我沒有甚麼話可說，我承認失敗了！」

有人說：「杜魯門在活着的時候，他連做梦都沒有想到他會做總統，從羅斯福突然逝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的『班話』都是羅斯福替人」。

戰爭雖然過去了，窮困却在一些被法西斯蹂躪的國家內生了根，被摧毀了的政權被埋在斷垣殘壁裏，新成立的政府，尚在搖搖欲墜中，這時候的共產主義，偷偷的在各處滋長，東歐在勢力範圍以內，早已成爲「紅」得發紫的領土，西歐巴爾幹也深深的染上一層粉紅色。

當馬歇爾按計劃提出來的時候，曾經遭到若干左傾人士的抨擊，他們認爲這是美國帝國主義經濟的計劃，有人諷刺馬歇爾說他睡在參謀部裏揮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計劃，有人問馬歇爾上面的話對不對？他笑着說：「我是一個軍人，不慣經濟問題，睡在參謀部裏，我的頭在草擬第三次世界大戰計劃，然而這是防禦性的被動的。」

馬歇爾的按計劃一直被拖到今年的四月間，才勉強的獲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核定第一年的款項爲五十三億美元。

並非是築成了，受美援的國家並不見得情形好轉，法國，義大利共黨鬧得翻天覆地，英國還在天天叫窮，美國人在問「我們的錢那裏去了」？總合總署的署長哈里曼也公開表示，希望受援國家自力更生，靠美援不是辦法。

從現在的歐洲情形看來，這在目前馬歇爾計劃是失敗了。至少於馬歇爾是一個打擊。美國的外交政策差不多是以馬歇爾計劃爲核心，從一連串的國際問題上看，也沒有什麼是在馬歇爾的所領導的外交人員下獲得解決。

奧英洛托夫交換文件，杜魯門爲此發表的聲明，都可以看出杜魯門不要馬歇爾的那一套「軍人外交政策」。

馬歇爾退休的消息一傳出，杜魯門不合作，不諒解，引起了許多政論家的注意，一個有資格的評論家說：「馬歇爾的軍人味道太濃厚，他不適合於玩弄外交把戲，他應該退休。」

這一次聯大在巴黎夏奧宮召開，馬歇爾在講壇上一句話都沒有說，這是鬧場玩味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的外交人員，却躲在旁邊的辦公室裏，商討起北大西洋聯防公約的問題，馬歇爾的軍事專家到那裏有餘，做國務卿最好是在打戰的時候。美國大選前，馬歇爾

外長會議，聯合國會議，讓人只會感到美國的新氣象愈來愈好，今年間的柏林問題，幾乎拿刀亮槍要起來，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造成這種種其甚局面，有人說：「馬歇爾應負一份責任。馬歇爾去辦他是『戰後軍人』。

在巴黎說了一句對杜魯門頗爲難堪的話。他對記者說：「宋來的北大西洋公約，已經徵得杜威的同意。」

看樣子，馬歇爾的退休是不會落空了。這個時代不是屬於馬歇爾的，一個人的才能也不是多方面的。快近七十歲的老年人，半生消耗在計劃裏，面對着的又是這一個殘酷的世界，「英雄交響曲」奏完的時候，「我沒有甚麼話可說！」爲什麼不會出自他的口中。

常州的天空飄着白雲，氣候是那樣的溫暖。「馬歇爾收場」應該是他的晚年最好的地方。

宋子文在十月間來香港一次，他們住耶和蘭租武的房子是上下相連，最爲隱近。有一天宋邀龍至家中閒談，會問及相現在雲南招募三萬兵，有無困難？並且表示廣東兵不能打仗。龍當時回答說如果待遇給得好的話，當無問題。宋即表示擬前龍代爲招募，並有所借重。龍一聽第一，三萬人不過一旅，如果做一個旅長，太不夠錢。第二，把雲南人帶到廣州來，是否有用，殊可懷疑，因爲廣東對滇軍印象不好，當時婉言辭却。

目前廣州已成華南軍事中心，故積極力求軍隊增強。據說短期內要增加三個師的編制，和一個警衛旅，在宋子文印象中，認爲滇軍是善戰的。

# 宋子文 挽龍純武募兵



# 從閻老錫說到山西

敬堯

最近閻百川的夫人辭世了，有人問他是否再續弦，閻先生說：沒有這意思，他認為家務非常簡單並不感到有需要女人幫助的地方。今年他已經六六高齡了。

閻百川先生和山西，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三十多年來山西都是由他治理，從局外人看起來，簡單就是奇蹟，儘管有些人不滿意那種作風，但，閻先生却有整齊理論。不營政治也好，經濟也好。

我們決料不到六十開外的老年人，有那樣過人的精力，接連六小時的談話，青年人都有點吃不消，而他居然毫無倦容。

有閻先生的領導，有幹部們的勞力，在鼓亂的號召下，山西人都是步調一致的賣勁工作，爲了地方，也爲了人民。

外局人看山西，總覺得當地人不如其他各地人自由，可是，善良的中國老百姓，祇要生活有保障，吃得飽，穿得暖，自由與否，倒不感興趣，在享受均等的社會內，大家都說閻先生是好人。

共產黨宣傳他們是富人的仇人，窮人的恩人，閻先生却做到了，「我們是窮人的恩人，富人的仇人」進而把握着歷史的時與勢，來改造山西的環境。

說到宣傳工作，閻先生說得太差勁，往往從共產黨那方逃回來的主兵兵，破壞國軍的工作，最爲激厲，他對記者說：「我們等於是紅霞花朝時代的人，根本不懂得宣傳，對於這問題，不僅爲我們發愁，也替聯合國發愁。」

戲台上化金銀內的「吊客」，想迷惑人死，最初和上吊的人說：「死了好，死了好，上吊

## 山西男女民軍



人還要說不見得死了好，「他」再和人說：死了好，死了好，你的環境，你的前途，沒有辦法，還是死了好，聽的人高聲說，我敢虛放虛，第三次「他」又和人說：死了好，死了好，你快點死，這些就

人上吊。

明瞭了共產黨的宣傳工作而對症下藥，在山西，就創出了「自白」運動，凡是與八路發生過關係的人，都得聽別人勸說而自白承認過去自己的行爲，「自白」的人第一次不願說，就有第二次的「自白」，甚至有三次四次的「自白」，一直到說出原委爲止，有了「自白」運動的推行，赤色份子，就無法施展宣傳技能。相反的，却加強了政府設亂的政治力量。

爲了加緊民衆訓練，在去年下季，閻先生喊出了「三自傳訓」的口號，要人民「自衛」、「自衛」和「自治」。「自衛」的工作順利，赤色份子，便不容易發生作亂，無形之中，也加強了保甲訓練力量，在山西，赤色人員和老百姓，不論男女，都得輪班做工，挖戰壕也好，修機噐也好，全是爲了自己的安全而出汗，各縣人民還要組織民衛軍，激厲自衛。造成「自衛」、「自衛」工作，「自治」才有效果。

閻先生主張國民納稅的義務各有不同：富兵的爲國家納血說，讀書人爲國家納腦稅，在「兵農合一」政策之下，國民必修教育十三年，在高中畢業之後，智識不佳的學生就當兵，優秀天才的學生，可以公費升入大學和專科學校，百川先生對記者說：「過去科學爲資本家發明，人才便爲資本家造就，在兵農合一政策之下，所辦的教育，科學爲公共人類所發明，人才也便爲公共人類造就。到那時候，山西的大學生，比現在要增加十倍以上」。在今天他這種主張，還沒有實現，山大的學生，在十分自由的空氣內，向國家繳納腦稅。財政的困難，各省一律，山西的情形更特殊，糧食本來缺少，加以糧部賤價收購，用作軍糧，人民的負担，便發加重了，就捐稅來講：鄉公所向老百姓要錢的名目繁多，多步給一個不良的印象，閻先生從個面對記者

# 「山中宰相」李印泉

凱 嵩

## 人物印象起紀述之一

李印泉先生的事功和名，每爲一般人津津樂道。甚至有比之爲李衛公或文惠公者；這種借喻雖覺有點封建，但先生於退隱蘇州時嘗以政學承元老資望，間或左右大局。故「山中宰相」之名，確爲時人所稱。這裏，僅就個人印象所得，略述一二，或亦可供讀者爲了解先生的少許資料。

### 一、「辛苦遭逢起一經」

#### 從砲火中再見

我開始認識李印老，是在二十七年初春那時，距魯論陷，已經是一個月多光景；武漢外圍「保瀋戰」，不惟「呼聲入雲」，也正面臨到「交鋒對壘」的時機。我們的鐵軍奉命到浙贛路，去担負「牽制敵入主力」的任務，由於我們採擇了走馬燈式的運動戰略，便把那一列列的火車廂，做了游動營房，成天繞輾於湘贛及浙贛之間。

一個晴明而仍帶寒的中午，我們那游動營房，又窺回「南方煤都」的萍鄉車站。不久，傳來一個消息說：「李印老到了，喜歡見面迎接的，對某員有方法」；自然，我對於這個「久聞大名而無識一面」的人一向是以崇敬而帶含「神祕」的心理，渴望着「一瞻山斗」的。於是，我也加入了那迎接的行列了。

長長列的車，大概它也是載着一個不尋常的人物，因而也顯得「不尋常」的驕傲來了；它吼着粗厲的噪聲，大搖大擺地駛進月台，才慢悠悠地停下一陣。亂過後，人流中擠出一位藍袍小帽的老人。當軍號聲和他打撲撞撞而回告終時，他帶着如林的聲音，對我們講完一席話。這使我明白這位老人為何離開蘇州而

長途奔波的及其所以慷慨激昂的原因。同時，也就因他那慷慨激昂和着那煽動而親切的情調，說明他的偉大，並不僅是「先聲奪人」的。我想：是印泉先生之所以爲印泉先生的原因之一了吧？因此，我願再作一次私人拜會，以便求得更多的認識。

辛運地，在偶爾機會之下，我很快的見到。也許因我是鄉下人，想從我耳裏問知一點鄉情的緣故，我被意外地「垂詢」了一番。放後，我盼受了老人「小子勉之」的教言而告辭時，我帶回愉快的心，和難忘的印象。

隔了約一個月，我又在長沙會見這位老人。——那是與南嶺省同鄉某某院蔣老人主持的一個演講會。參加的人不第少，座位都給弄得滿滿的。老人高興而強勁的講，講到「……：我們爲什麼要從老遠的雲南，出征到大江南北……」的那一段時，強烈的憤怒，使他不住地咳嗽，不住地揮手拍擦那不住這衝動的情緒，眼睛由緊張而流淚，肌肉是戰慄着的。會散了，人們才鬆了一口氣，走出會場。

「這是多麼有力的精神的征服啊！」我想：他並不老，國家還需要這麼一位老人！

——說：「人民對政治的希望，永無止境，有如社會上流行的乞丐夢一類，乞丐漸漸成富人，由富人而變成大富，由大富而變成貴，由貴而變成大貴，作了皇帝，還想換神仙下棋，人民對負擔的看法，也是多不如少，少不如無，無負擔不如周濟，周濟少不如周濟多」。

從局外人看，與其死守孤城，不如向外打出路，至少，糧食能獲得一點補給，但，打開一條交通後，必須駐兵堅守，狡變的共產黨，何嘗不可用數倍的兵力來反擊，我們不援助，就被他消滅了，我們增援，他們就打援兵。現在，萬事具備，只欠「會跑」的「東風」（李先生語），如果打開一條出路而不會跑，八路就會把我們圍作他們的補充營，機關的輪送隊，不過，關先生強調堅守太原，確有準備，而且有充分把握。

這位六六高齡的百川先生，每年元旦都要整理他的遺文，其中包括一個遺呈，一個遺令，一個遺囑，以便在他辭世之後，山西的局面，有個完整的交代，但，據醫生檢查後報告，單憑他的健肺，至少可活一百五十歲。於今，他頭髮前頭，精力操爲充沛，我們聽說他的夫人，最近辭世了，問他是否打算再續婚；聞先生却說沒有這意思，他認爲家務非常簡單，並內亂數年之後，留下五年時間，來研究一些更高深的學問，目前未曾考慮到是否參加下屆總統競選的問題。

在百川先生治下的山西，今日的局面，最爲艱難，如何求一出路，是最迫待解決的問題，至少，他將與太原共生死，在首都嚴重關頭太原的崩潰，百川先生死和我們長談六小時，他誠懇的表示：「我一定與太原共存亡，不過，我是成功而守太原，不是爲成仁而守太原也可以說，成功是國家和人民的要求，成仁是我自己的需要。」我們充分相信，關先生會慢慢將山西復興起來。

（記於南京）

## 二、六四老翁臨戰場

### 國恨家仇，慷慨悲歌！

在艱難的抗戰裏，日子却並不顯得過的太慢；二十九年歲首，我們居然又投回故鄉的懷抱；老人也以「抗戰出山」的光榮，回到了雲南。我本想再找機會見到他，但苦於不能離開自己的崗位。一年後，我到昆明來時，竟沒有機會再度遇見，我便匆匆西上了。

三十一年四月，敵寇於席捲緬甸之餘，鐵蹄便，更踐踏了怒江兩岸的騰龍，叫開了滇西國防的門戶。剩餘毫無抵抗力的人民的，是一層恐怖暗影，和毀滅的慘痛，連保山以下，也弄得「人心惶惶，個不保少」。在這一陣安危之際，我們的老人發怒了！他想起史督師曾經寫過的歷史，追憶着文山「成仁取義」的詩篇，他以為應該做點榜樣，好談「後生小子」清楚地看一看。

### 「西徵風波正可驚，要憑寶劍斬長鯨！老夫冒險生來憤，總向人間難處行」

這是老人寫上時的樂府之歌，是多慷慨的心扉吶喊！從這裏，我們似乎比讀了一篇川歌吟或從軍行，還要感覺得親切而現實，因為，老人的詩，正是他自己的寫照。——他竟「冒險」地「向人間難處」而「苟存文疾永昌行」了。

當老人「停驂」暫停下馬的時候，我又得見到他。這一次才真使我非常感動，感動他「六四老翁臨戰場」的精神，而激起我走向遼遠的邊區，去開始我們的「復土復仇」的工作。

謝謝老人給我的啓示和激發。

### 三、「戰地歸來且駐軍」

### 我們是老人的派遣軍

「暫時維持下來。當老人回軍「南詔故都」之後，我也與中秋團月，重返那海明胡的大理。我因有着剛立下基石而未完成的工作需要，老人給以巨大的援助，便到他臨時駐紮的監察使行營，去向老人求救。可是，我失望了！他忙得幾乎連讓我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我的計劃和要求，也只由一個副員轉送下來，說是：「計劃雖好，實現則困難太多。軍費要緊，幹部，何須等計劃成熟，才能解決，時間還有幾個月，得等着看……」但我恐：真要等下去，一切便算完了。可是，不等我有什麼辦法？我已經停頓了兩個月，才算到我「長案」向老人面酌決定之後，叫我去接受指示。

老人說：「你的計劃本來好，不過，你們自己的力量究竟有限，所以，我主張你回××去，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已有實現的基礎。」我說：「我的意思是要促成我的工作。雖說自己的力量有限，但往後便漸漸充實起來的。現成的事業，不必先做作作。」可是，老人並不如此着想，他說：「自己的家鄉淪陷了！只有作作的青年，應該勇敢他去「救鄉」。如要完全把責任讓給別人，那就是自己的恥辱。現在，我已將薪從學校畢業的本籍學生，通通統統回來了，叫他們跟你一道去，最好，明天就走。我說：「我們這樣去，不會有什麼力量。我還是希望能從新的計劃做起。」這可使老人發怒了：「難道你怕死嗎？老人說：「好！我都不怕，你們年青人還怕不成？」我說：「好！我就去，我決不怕死。老人首肯說：「這才是。」

第二天，老人給我們解決了「遣軍」的一切困難。並且還「面授機宜」地說：「此去如不得志，或有不得已時，便可加入××的工作，或請××協助你們。這點，我會替你們先弄好的。」我們於唯唯聽命之餘，整齊了陣容，若有長車，找到故鄉的炮火滋。

「隨行，我們並沒有向老人辭別。 (按十頁)而軍事長途騎未息，要他立刻刻刻滾蛋外，還要轉辦學校。後來，學校雖然沒有停辦，那批散兵果然滾蛋了。

是報紙上說他的部下攻取江城後的事，恐江縣政府向縣署發債購一批槍枝，就怕路上失事，所以事前請他代為保護，一路護送，到了通緝，即給當地的人張祖源半路上截下了，還打死了一個護送的。那時盛江縣城，因為兩有江城的影響，東有元江的余匪，西面受敵中，情形緊迫，再經此賊天驕雷，更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等待着張營長拿主張。因為張祖源同他是有關係的，不幾天，他給縣府寫了一封信，信中除對此次不幸事件深表遺憾外，他很坦白地說：對於失去的槍彈，決以全力負責追還，不致短少一槍，一粒。事情的結果如何，在這幾天的報紙上，我們可以看到盛江縣政府，參議會，暨地方各界鳴謝張營長護送會張營長孟喬的巨幅廣告，張營長不僅把失去的槍彈已全部追還，而且還把張祖源等一行二十餘人，給他發給獎券，甚至有人說張祖源給他槍斃了。

他的半生幾乎都是在驚濤駭浪，謠言包圍中，至於所作所為，是好的，是壞的，因為人還不到五十歲，來自方長，還不到論定的時候。記得某國內閣的教授，當陪都恩賜，曾得到他慷慨的招待，後來，曾到切的寫信告訴他：他的房產的四週，即得有不少的炸彈，一有不慎，隨時有爆發的危險。如何避免炸彈一天到來，只有多為大家的利益着想，才能得到真心的誠信，對於今後所應走的道路，實在有考慮的必要。聽說現在張孟喬，已走回光明的道路，與政府接洽了。

照樣勸導，做一個地方紳士不是很好的嗎？

# 傳奇人物——張孟希

崇 禧

是今年的九月間，滇南的江城縣城爲匪攻佔，縣長張孟希被殺害的消息傳來之後，張孟希這陌生的名字方散見于本市的各報紙上。然而他在思茅一帶，提起張孟希張縣長來，已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的了。

那麼張孟希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呢？且看他這平生來所作所爲吧！他販賣私鹽，殺過人，打縣長，打海關，逼走專員，也曾辦學校，辦開墾……政府傷他的腦筋，一些老百姓，若他爲思茅區所謂「急公好義」，一些老良「的英雄……而今是民意機關的代表，寓江縣參議會的議長。

大抵靠着槍桿起家的英雄，他們能享盛譽的時間總是短暫的，而此公二十餘年來經歷幾波折，到今天還能立于不倒之地位，却是大有原因在：

他是滇南以產鹽豐富著名的江城縣萬曆鎮鎮上人，家底原就不錯。他本人也曾有軍軍師範的好幾年的書，這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出身」上是很利。更有一付雄辯的口才，一個題目到他口裏，能引經據典，或是引經據法唯妙唯善，馬克新，恩格斯的學說，一個人滔滔不絕的談上個把鐘頭，他新裝，說好聽一點，是聽得上時代，他深知道，什麼時候該以什麼樣的姿態出現，而會博得多數人的稱羨。

他做縣長，還是二十年前，思茅城在道尹徐露光的主持下，隨着要獨立時候的事。那時候徐露光的人不和，只要人替帶來，要官做容易。於是張孟希就在老家磨黑一帶，召集起二百把個人，而做了餘的一名營長。雖然獨立之事不久告吹，然而營長之名却一直維持了二十餘年。

他不僅有營長之名，還有營長之實，在思茅一帶，還有相當雄厚的武力，在他的掌握中。封官馬的強到一班騎兵，馬鍋頭說聲「張營長的！」之後，就不作聲走了。被捕的人，一個張營長的條子立刻釋放。他的一個私人佈告貼了出去，可以使磨黑鎮上閉市一天，或者是無鹽賣出。若有人想在他的頭上打主意，那怕你是要員大吏，呀！不要惹動老張的肝火，子彈是不生眼睛的。

一個中央派去的警察專員，想帶他的班，結果給他弄得下不了台，回程上，再不敢經過磨黑，繞從旁的地方走了。

又一個行政督察專員，上任伊始，就同他鬧翻了臉，撒帳不算，狼狽地由思茅搭飛機，跑回了昆明。

某次同軍江縣長隔了冤仇，縣長幾乎在長安坡上送了老命。起因雖說是張要他支持省參議員，結果落了空，以致張咬牙切齒大不滿。也是合當有事，那天，縣長因公從縣城打騎馬騎了來，說道「小騎馬，你給我有本事把江縣長的頭滾來見我」？李騎馬拍拍胸脯說「你家放心，包在我身上」！說完，就帶了幾十個弟兄，匆匆去了。縣長做戲也想不到會發生些什麼事，儘管催騎馬快點上來，然山崩地裂，一個帶槍的人，衝着他們問道「什麼人？」「是晉江縣長。」那人說來的正是老騎馬，只說了一聲「正在等你」。把身子往路邊一睡，刺刺的，碎碎影影草叢中槍聲大作，只不住向江縣附近射來。當騎馬也忙不迭地開槍還擊，一面打一面退下去。老騎馬也不知躲什麼時候，滾下騎子不見了。許久，許久，槍聲止後，當騎馬上裝來我帶他們的騎

太爺，終在一個夾楊中尋獲了。他也是嚇得面無人色，再也不敢向前進，於是打騎回衙。老百姓是最大真不過的，如此居然也有這麼一個人，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料理他們，禁不住說聲「要得」，更勿怪乎要把他看作英雄。於是，當他的身影突然出現在別的一個城市的時候，人們會爭相走告說「張孟希來了！」縣長請他去坐，紳士之流的宴會上他是貴賓，也有專請他調劑的歡迎大會。

在思茅有個相當大的普渡場子，是他的私人農場，除這班班班班人夫開墾外，中日戰爭中，也曾察緝幾個輪船歸。

在他他出磨黑應該有一個中學的冠冕後，立刻給當地的士紳接受了，張營長也很快的變成了私立磨黑中學的董事長。經費不成問題，每天有的是幾千元的票遞出號，抽取一點什麼的就行。同時就有許多兩腔北調的老師從昆明動身南下。起初幾年張董事長對學校的關心是非常熱心，而且很虛心地向那一批人學學「民主」，也在那時候，開始接受了唯物辯證法，馬克斯恩格斯那套所謂「前進」的東西。這一個大轉變，不僅使思茅人士大爲之驚訝不置，政府方面更深覺到他是危險人物，而當政也認爲「必要時應辦磨黑中學」。事實上，磨黑中學初期的成績的確是優越的，他的初中第一班學生，到昆明升學的二十多人，幾全部令停辦磨黑中學的消息。原因在某次學校要旅行縣城，張少爺不聽父親的勸阻，私自召集起所有的教職員，大罵而特罵，罵他們是大債桶，敲出來的學生，公然敢把父母之言當作耳邊風……直罵得個個痛哭流涕，（轉九期）

……

# 恭喜大發財雜記

龍共子

## 雜記裏的故事，信不信由你！

記得我們的戰時看官孔庸之每當和人家在節日裏見面時，總是要換拱手，道上一聲：「恭喜發財」。

「發財，並不是一樁壞事」，孔先生解釋說：「假如全國的人都發財了，我這個財政部長征起稅來可就容易囉」。

自然，發財並不是樁壞事，而且站在財長的立場，正希望民營國營；財源茂旺，但是，事實却告訴我們，發財的人是有了，不過老百姓可沒了。

二十年來，少數人確實白手興了家。而且，興家的人曾經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據言語說：「發財個個一樣，妙法各自不同」。

下面，筆者打算就一隅之得，略略舉出幾種官兒們發財的絕妙妙計。至於說到商人的貨殖營利，筆者認爲那是生意人的本分，因此決定把略略去。

### 製造機會，暗渡陳倉

到今天，股票的交易是一落千丈了。看着這零落的證券市場，連一位老工友也會跌進憂鬱的困境裏。聽他說來，十幾年前，在這兒有多少八平空地發了財。有多少人，天裏便從銀錢堆作了赤貧。可是，

這位可憐的老人，他又那裏知道，這一年悲劇劇烈的幕後，却曾有人暗地裏極力揮舞！

在民國十七年的前後，革命北伐是成功了。從國民政府的作風看來，好像是過去的一切都會全部推翻似的。因此，在當時，北洋政府時代的公債券一下子都被變成了一堆一錢不值的廢紙。

可是，奇怪地就有這麼一天，有人却突然地在恢復這些廢票子。而且，更奇怪的，第二天，政府接着就宣布了整理這一堆廢債券的命令。

被整理的債券開始飛漲，一夜之間，廢紙可就變成了公債市場上的寵兒。

顯天勇把債券當廢紙賣去的人，固然是追悔莫及了，可是，有些人却在連聲地打着哈哈。

當然，我們希望這一切「湊巧」的事情是偶然發生，可是，查一查當日這股票市場的多頭們，有幾個是與財政衙門裏沒有關係的。譬如說，而今來往在京粵道上，某位大員，據說他的「富可敵國」的財產便是如此開始聚來的。而另外一位專門替國家管理收支目的團員先生，他的家眷在加拿大長期居住的一部費用，也就是取之於此的。

### 官商一致，公私不分

在大後方，當辦公務員們一提到詳記公司的名字時，總會嘖嘖連聲，欣羨不絕。但是，假如我們要追查這道公司的股本來源時，便會發現它和中央銀行間的賬目是糾纏不分的。

本來，做官的做生意已經是不應該的了，更何況資本的來源還有問題。再說，做官的不見得都是聖人，假如他知道了官家經濟上的一切決定，要叫他眼看著不賺一筆，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勝利前運動後方的黃金儲券案，可說就是一樁顯著的實例。

聽說在今天的國行檔案裏，還存放着一部分孔梁繼發私人索款的字據，而且數目之鉅，在當時的窮小子是難以想像的。

後來，孔是下台了，當着一位好友的面，他承認着着貪污的事實，但是，「我貪了污，是不是我一個個人把他用光的呢？」孔先生如此說。而國行賬目之不能公諸天下，「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孔先生的說。

幾年來，除了談到在收特捐和特稅時，孔先生的大名才會後人家憶起。但是，孔大令極主持下的我子公司，在去年裏却還被南京中央日報公布了一次套購外匯的數目。（這次公布的東西是與字中公司的賬目併在一起）。

### 開次大會，發次大財

南京人永遠記得開次國大會來的張風，在大會進行時，人們一種面，總喜歡把國大的鉅額支出來做談論的題目，「真闊氣，牌坊上的幾個大字，就值上幾十億鈔票！」

說話的人不免讚口不絕。支出的龐大固然是事實，但是，是不是每一個錢都揮霍去了，却是一樁天大的疑問。

開會了，幾千億幾萬億的鈔票真像河水似的淌流出去，隨處落上一個個，真不算一樁大事。只要是在暗小心，不得罪人，人家連稱讚都還來不及，怎麼也談不上清查一頓的事。

前一陣，上海游查有罪的结果，據說在十六個犯着國罪大罪的家庫中，就有三個與這些有關，當然清查出來也不算一樁了不起的事。

情，天大的事情也會烟消的。

### 低利貸款，等於不還

我們承認，在國幣行局低利貸款政策實施的幾年裏，雖曾有過一些真正工商業者受到了點實惠。但是，貸款的一大部份却不能否認地，變成了豪富的迴轉資金。

不說別的，假如一個人能以七分八分的利息，從國家行局貸出一筆款子，然後再以六四分利息轉貸出去，一進一出之間，坐在國家裏，就可以撈上一筆。假如說這個人勤快一點，把這筆款子在市場上運轉一番，可更不得了。

貸款既有如此高利可圖，自然人人都想來撈上一筆，即使在貸款時花上一筆活動費用也無所計。

由於想拿款者有着這種可乘的心理，就難免不會有人利用這些可乘之機會。而回扣，折扣一類的事情聽起來便像煞有介事的。

負責貸款的高級官員們是不屑說了。在筆者的心懷裏，至今還留存一幅官廳旁景官邸的美景，在這個官邸裏，筆者的曾經愧怍地踐踏過厚重的高貴地毯，筆者的雙臂也曾輕輕地拂過省省的外國地毯。

筆者們一定要問起這位官邸的主人了。對不起，請你不要吃驚，這官邸的主人「價值」是一員科舉。

再說，負責的人們自己辦上幾家工廠銀行也不是一樁困難的事，而這些自己的履行，一旦貸起款來，手腳也就不會太困難的了。

### 黨營事業，肥了私人

這幾年，建立黨的經濟基礎的呼聲，震過了全國的每個角落。即使是初入仕途的青年黨，一抓住了新管會和總管會，也就熱心地，建造起所謂的新基礎來。

舉個例子來說，在目前就以青島一個而論，國民黨就在這裏掌管着幾個龐大的公司。其中，一家操縱着膠北的整個市場。

自然，這些公司都是為黨公有，但是，在舉世滔滔的今天，有誰能保證着每一個人都是聖人。幾年可成一個個居住在高樓大廈裏，回想起來重慶時代的生活，當今的副人們也不禁啞然失笑。

在黨營事業的主持中，也不是沒有好人，最顯著的如像中央財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陳果夫，雖然自認他有着大堆金錢，即使他的敵人也會反對的。

陳先生雖然乾淨，但是，他的部屬們就很難說，譬如說吳克先生的名義，房西南各省的公款，他總了自己的享西企業公司。而一度曾長中央運輸委員和交通部曾某，在兩家就獨自享有幾個大商場的所有權益……

另外一種看起來最

### 愚笨而實際上最有效的方法，恐怕是刮地皮了！

誰都知道川西大平原的土地是肥沃的，但誰能知道這一塊土地上五分之一的所有權都屬於幾個姓劉的，他們原是這一塊土地的主宰，他們有權宰割着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客制」的方式各各不一，沒收，估買，像佔公地，接收政權（註：十幾年前的四川軍閥原是百相為政的）……一切可以利權的方法，全被利用，而一切的方法利權的結果，造成了鉅大財富的堆積。

在這裏，我順便講一個故事：那一年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先生的勤儉令兒突然想到了他那一個遠成邊疆的「窮困」的兄弟，於是，在兄弟快要做大十大壽的前年，這位長兄捐出了一些土地，給兄弟蓋了一處莊園。

這個莊園當然比不上歐洲中古時代的堡壘，它的周圍也不過僅僅築上一道五十里路長的圍牆而已。圍牆裏是一個獨立的小天地，在這兒，有田莊，有森林，有工廠，水澆，也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奴隸部分。假如，有一天這裏被包圍了，只要敵人打不進來，這兒的人們是怎麼也餓不死的。

就在這個莊園舉行贈與儀式那天，各級英雄威儀。預備招待客人楊的筵席打破了千字的數目。可是

### 總而言之

上面舉出來的也不過是筆者所知道的一些例子，其餘筆者所不知道的奇怪事情，我相信一定還多得很多。譬如說接收大員的五子登科，和二十四年白銀收購國幣時的漏報部分，有好多大員們都是免不了干係的。

寫完了這篇東西，突然想到了古時候做官的人兩袖清風的事蹟。某兩袖清風的人是傻瓜嗎？還是弄錢弄財的人懂得實際？

就在這就要排宴的前夕，劉三統太突然發現這上千的魚翅席是玉環的，於是在一怒之下，叫人全數把它傾倒到大河裏去。

閻老西在山西的治績也是可以稱道，三十年間他把山西所有的財富集中一起，就以圍記的西北實業公司而論，從重工業的鋼鐵廠，機械廠，到輕工業的火柴廠，都一占屬兒地包括在這個龐大的系統裏。

李品仙在安徽也稱得不錯，二個月前，當劉總統選正副的時候，南京去了一個電報，從蘇州就運來了二千八百萬的鈔票，不幸的是押運的人粗心一點，這兩卡車的寶貴錢給中藥門的憲兵隊扣留下來，而且至今還沒有人敢去問回。

為了顧及面子，二千八百萬元不在乎，官兒們可真也慷慨得很。

撲朔迷離的廣州箱屍案，牽及前在昆明的  
交際花，及自殺的網球國手江某！

# 廣州箱屍案種種

廣州通訊員李中天

## 第一篇

佯言租房十天，作為  
婚燕居，忽來怪函一封，  
報告殺死騙子。

(廣州)惠愛西路粵東二街七號樓下，發生駭人聽聞之箱屍案。死者為一妙齡女子，料斃命已旬日，屍體已腐爛不堪，虫蟻爬行屍身加曲仰臥箱中，未發現有若何傷痕。此案情節非常離奇，經過情形如下：

粵東二街七號樓下，住客原係何治平，已於十月卅日搬出，此空樓遂由其業主有威屬關係之二樓租客劉順遠，(三十九歲，台山入)代表揭貼招租。十一月二日下午七時分，( )有一身穿灰色西裝裝束頗顯富貴中之青年一人，身體略肥胖，黑鬚鬚鬚似密叢生，年約二十八歲，相陪一妙齡摩登女郎叩門請見，該女郎蜂腰苗條，曲線玲瓏，身穿粉紅色花旗袍，足穿高跟鞋，倍其青年情愫直登二樓租屋。求記業主，當時劉乃啟門迎入，賓主寒暄片刻，西裝者乃與謝互通姓名，作自我介紹稱劉某，同行者為其未婚妻擬租屋樓下小住十日，準備日間雙方在樓舉行結婚儀式，請問租價幾何，當謝答稱月租金四百元，西裝者

遂一洽而成，從懷中取出金圓券二百元交謝為定金，并稱日內搬入。如該屋妥善，當繼續租作長期之用，且有親屬準備來趨同居。言訖，一雙怪客與謝而去，至翌日(三)日正午十二時許，西裝者復偕一中年高大之男子而至，拍門取匙，聲稱刻間準備將行李先行搬入，謝之家入乃將鑰開鎖遞交出，彼即偕同來者進入屋內略作掃狀，未幾西裝者先行離去，僅留同來之男子在屋內看守。至下午三時許。西裝男子又偕一類似工人之男子乘三輪車而抵粵華街口停車後，共抬一銀型陽江漆箱一個搬進屋內停於第二房中，(由一看屋者啟門迎入)再加以鐵鎖，而把房門緊鎖後，同謀數男子即匆匆出門，關門後，共乘三輪車從容而去，當日謝之法暗已極遲疑房中矣。自將漆箱搬入後數天內該數怪客已渺，謝頗感怪異，惟至八日深夜一時三十分許，突接極差人來香港打來之電報一紙，外署交該號二樓業主收，電報內容略謂：因主婚人偶染重病，婚期暫延緩舉行，約十天內由港返穗等語，當時謝以電報內容係被之事，未加注意。

不料至十六日下午一時，謝接獲一信，彼閱之，始則惶惑不安。繼則驚駭莫名，終至冷汗淋漓，茲誌原文如下：

「業主先生：抱歉得很，在未說及一切之前，就向你道歉，當然是有着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有以使你難過的地方而然了，十幾天前，我曾開一個不速之客，假說結婚來向你借宿，是開，同日曾將大箱一個搬入，搬入的時候，是空的，而現在箱裏已加上一件可怕的東西，這你會意想不到的尤其接到我給你退租的函報後，而這正是便利我們工作而發的，請你原諒我那不得已，而帶滑稽一點手段，說到這裏，仍是個迷哩，還是給你一個明顯的解釋吧。箱內是一個死屍，正是目前報章所載的一個什麼港方一般商，又是連日更正的騙匪朱沃志，他的真正名字是朱耀生，住香港灣仔年非道一三二號三樓，是香港數一數二的有名老千哩，( )老千即騙子，你不要以我做了謀殺工作，而後強加上死者還不雅的名，可是事實勝於雄辯，經過了調查，總有水落石出，他手段高明，每年我得多弄( )被等對受騙者稱呼)過百：由此直接間接受害者濟濟了，他信仙受騙者在安瀾，有如墮仔食黃連一樣，他有著黑社會的潛勢力，更能走過嚴密法律的縫隙，更有使人驚至吐舌的，就是受騙者既受騙了，而不自覺，還要說賠罪的話，非我的吹牛，實在是他神道廣大，還是老千的本能，入世較深的，他當曉得稱道，又值鄙見，這次他並不會加害到我身上。

可是當了和兩位受害(其中一位已經自殺

的朋友冤冤，而將他誘來五羊殺掉的，當然  
是以合他口味的砌詞來誘行，甚麼有一個青年  
窮餓呀，辛虧呀，他沒有經驗而又想做生意呀  
等等，他深信着爲了來尋他們通稱介紹人，還  
連說着叫我預購手裝，因爲自信是百戰百勝。  
從不落套的老千手呢！他從想到死就死此會  
臨頭來了，不再索賄，關於這吃人不吐骨惡貫  
滿盈的賄種的詳細劣行，警察探到調查清楚後，  
自然會給你更詳的答覆，關於他的爪牙香港都  
多着，空轉意當局給予相當的懲戒，今後仍要  
自新，否則還有不盡同樣的所謂竊案發生呢  
當局想深恨老千，但情限於法律的範圍，所  
以當仁不讓的工作和罪狀，鄙人就拖着不平的  
心理，去含笑避之，希當局查明底蘊後，能供  
諸報章裏，伏望社會人仕能力將彼等危害社會  
專給糾潔率直之而買善人吸血之沒良心的取  
類，予以消滅的一天，以維正義，以慰受害者  
於九泉啊，最後更望先生能拘以明察者說，鄙  
人並無寫半點竊稿心理，實爲計劃程序，偶得  
先生的幫忙，銘感無限，共爲善舉，請勿加怨  
鄙人爲盼，我感先生受寄着也，感先生社會人  
仕相戒給我們同情，請給你片語，以感先生以  
轉當局，當局能知道先生是一個無辜的被迫作  
局外人的，未了，祝你快樂，並入白。

蕭以南中所稱。該劉姓客固係一殺人兇犯  
無疑。而函中所指之被殺者朱沃志，日前確曾  
在穗失蹤，已經報章刊載，謝逸以該陽江木植  
中，果係朱之埋骨處，遂立赴該處分局報案，  
未幾，分局長員，法院檢察官，中區副警隊長  
及各報記者已趕到粵東二街七號，警員乃破  
門而入，在屋隅見一木箱，已重加鎖，警乃  
破開之，一股臭氣，直衝鼻端，令人作嘔，迨  
展眼一看，箱中則有腐爛一具，已腐爛不堪，  
虫蟻爬行，雖經令人變感臭濁者，則此非爲朱  
沃志之男子，而確爲女性，且斷斷確係認然。

該屍即係劉某之所謂未結婚妻，此一發現，案  
情益感撲朔迷離，蓋前初以爲女子或係一海盜  
，被劉佩厲奪劫未婚妻，以遂其殺人惡計，倘  
非如此，則女子當係劉之同黨，惟屍既不似朱  
沃志，則死者究竟爲何人，已實索解，而該屍則  
「藏人」之來函，則又可能係惡域之一惡作劇  
，至該屍首，因天色昏暗，尚未檢驗，仍加曲  
仰臥箱中，未有破力吹破碎，且亦未發現有若  
何顯著傷痕，俟今晨移至大北外掩埋檢驗明後  
，始能確定其致死原因，同時分局及刑警隊亦  
即開始對此怪誕奇案嚴密偵查，後情如何，尙  
待查報。

### 箱屍案



盛載屍體之簇新陽江皮橫

## 第二篇

### 驗屍結果撲朔迷離

要西粵東二街七號該人之箱屍案揭露  
後，舉市爲之震動。法院昨日清晨在漢花橋公  
開驗屍，屬於屬屬之迷即告打破，前者一般人  
主認該箱中奇屍爲圖騰的女屍者，莫不相顧愕  
得。蓋箱中奇屍實係楊明屏，即橫行省港澳之次  
子朱熾也，

眼子朱熾也，  
前複雜，牽連甚廣，  
該案發生後，治安當局  
馬上海巡捕分局將「七號凶宅」的二房東謝  
鳴遠（三十七歲台山人）請到總局刑警大隊  
案偵查兇徒租屋之實況。並動員大隊警察糾  
涉案兇犯。法院亦於昨（十七）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派出檢察官李宏清偕同助手會同員警馳  
赴七號兇宅，將原箱推引至漢花橋右邊山陝公  
同檢驗。當許工將箱開，該箱命七日多的屍  
體已尸汁漫流，異味迎風撲鼻，箱中屍身虫蠶  
動，因屍體胸部浮腫，下體僅穿淺紅色竹紗短  
褲，上身空衫，腳穿羊毛短筒襪。

其下部器具因歷時過久，已膨脹如一小猪  
腸，兩手被藤繩反縛，口部塞塞一團紗布包  
的棉花，頸際圍長約三長的個條體線（市面並  
傳爲女人珠線）及繩繩重繫縛，以致完全失  
去抵抗力，窒塞氣管致死。而部完全整潔，相  
信係被塞摻扎的生死險當當，全身氣血滯  
滯上升而形於面部。屍體高長，是一具宏魁的  
身材，而體長形，口內上下鎖金牙大小個，  
梳西裝，髮髻以曾經髮匠波噴未次，髮毛略薄  
曲而有小波狀，當在檢驗中，一箇中年的婦人  
（係死者之妻的胞姪李氏）偕同朋友聞聲到  
到場內辨別屍體無誤。

記者昨日到中華北路一五二號二樓訪問死  
者之妻李清。開門後，一位中年婦人面  
有戚容，正欲候某項重要情報者。其中作坐  
著幾位同居女戚友，該中年婦人膝前有一位年  
僅三齡的稚孩子。記者向該中年婦人詢問姓名  
伊稱李清，三十二歲，新會人，係其住地  
的外家的住宅。由港來這莫十餘天，係其住地  
質，李熾是她的丈夫，已失蹤十多天了。  
記者告以箱屍案中的死者（那時還未驗屍  
完畢）是朱熾，婦人即驚愕奇面，趨行尋



使馬路投擲，即若斷若續的問答，「我的大廚則向由北極探探派派來通知，已曾步飛渡燕橋去辨別屍體，想是凶多吉少了，當時警察機說，地內固然也俯滿點點心淚，此時伊之大眼也睜回家中報告：「口裏有金牙，我認得紅樓竹紗麻帳，九成像朱熾熾的面貌了。」

朱李氏聞即慙不自勝，五內失主。記者向伊安慰一番，謂伊將失蹤之始末細談。

以下朱李氏之靈竊，氏夫朱熾熾，年三十歲，十餘年前在靈竊結婚，婚後早年他道多風加營營口生意，香港失陷前他回國。曾在香港大馬路經營廣友隆莊口生意（現做經紀營生）家裏還有一位白髮的母親，一位嫡妻，他是獨子，事母至孝，他母親因他失蹤，來這裏小住數天，抱着悲傷的心情已回籍多天了，膝前遺一位年僅三歲的稚子朱偉光是獨子。

上月中旬，死者曾在港避過一位別別十多年的朋友何立輝，塞喧道左，把臂談天。

後來何立輝約他同到來廣州一玩，死者向我說，何立輝這位朋友光復初期是在新某軍某師當副官的職務，交游廣闊，後來在朋友邀約之下，於上月九日死者隨他在港親熱的四位朋友劉國培，楊錦鈞，林耀全，仇輝等四人及相約人何立輝，乘車來港，（氏四號後始抵港），他們抵港後，初在翠華酒店三二八號房居住一天，翌日遷往長堤華南酒店五二一四號房，何立輝抵港後與死者來往較密；他對死者說：「有一家姐（諷刺）鍾綺瓊，是前新一軍某師陳××師長的太太，是一位替嫁婦女，我介紹你相識，就在前晚六時許同到恩恩路永興巷二十三號三樓陳師長太那裏介紹相識後，很客氣的留在家裏開晚膳，翌日何立輝復向死者說，陳太太識了許多有權勢的朋友，我明天介紹一位貴客和你迎路迎路，死者亦唯唯允諾。

### 第三篇

#### 傅朱沃志失蹤前後

發現一宗箱屍血案，據兇手之匿名信，死者名朱沃志（又名煜熾），又名朱耀生，為香港居民，而被誘往廣洲謀死者。據記者調查，死者籍貫香港之居民，常活動於交際場合中，但兇手所指死者之住所，已轉讓別人，另居別處，家中人對查案之探員，亦否認為朱之住所，聞朱氏與香港最近發生之舞女被誘案有關。故港中警察對於朱氏正在查究中。

查死者朱沃志，四國人，為一都市之典型少年，同居於港者，其妻李潔及一醫年幼子，常活動於上流社會及舞場與香港大酒店中，高瘦身材，面尖長而色青白，好賭，善四合，廣交遊，本月自殺之網球國手江道章，亦常與朱氏往還，聞且曾合作經營生意，常衣漂亮之西服，且常挾女人併行，大酒店中之常期顧客，據粵語，帶四邑口音。

查死者朱沃志失蹤之日為十一月一日，而其自港赴廣州則為上月二十九日。當日朱沃志同往觀有其妻子及友人楊錦材、林耀全、郭志誠等數人，初寓翠華酒店，後又遷翠華酒店。而其妻子則住居中華北路岳母家，於本月一日，有友人何立輝偕同朱氏外出，此後即告失蹤。初疑被綁票，因朱係以香港股商資格與香港謀合資，在穗經營商業。而當時身上有三五圓之鐵戒一枚，重約三兩之金鍊二條，手帶及金圓券數百元也。兩週後皆無音訊，至本月十六日，乃因匿名信而揭朱氏失蹤之謎。計自失蹤之日以迄血案發現之日，為時共十六日，故屍體已腐。

關於朱氏在廣州失蹤之經過，至為神祕而離奇。失蹤之經過，大致如下：朱於抵穗之翌日，即有男子何立輝到訪，共商在穗投資經營

#### 屍屈箱之內情之形



部頭體屍為(1) 膝右(2) 腿小左(4) 腿大左(3)

百貨公司事，旋何即時相往還，何又介紹一婦人名顧綺瓊者與朱耀生，據謂為一富孀，其夫陳某曾充師長，在東北時陣亡。據稱年三十，姿容醜陋，裝束入時。三人常共往舞場，朱失蹤之日，下午五時左右，何至酒店，謂陳大爺吃晚飯，促與偕行，乃將子交其他三友人送回岳家交其妻，乃偕何出門。詎一去即不復返。翌日，楊林郭等三友人以朱氏夜來不歸，乃報知其妻，朱妻即在鍾綺瓊家中詢問，據云晚飯後即離去，並無逗留，朱妻乃再訪何立輝，聞亦已失蹤，朱婦乃疑朱被擄，并報案。

查朱氏在穗失蹤之日為本月一日下午五時以後，而血案發生之屋宇移入之屍箱則在三日下午三時許，朱氏之死當在下午五時後至下午三時前。在另一地方被殺屍體，兇手之租住血案之屋，係在本月二日下午七時半，至本月十六日始搬入信而揭出此案，故料是兇手，因候之半月，仍不見此案揭發，乃自揭發此案，又據匿名信所述，此次行兇，並非死者害及其本身，而是代兩個朋友報仇，而且兩個朋友中有一個人已經自殺。故聯結赴穗殺害，為友

警寬，警探當局對於朱氏之死，在蛛絲馬跡中，認為或與過去幾宗案件有連帶關係，正進行偵查中。

## 第四篇

### 與網球國手自殺有關 與昆明的交 花有關

情節正週曲折的竊屍案，連日來中區直屬探隊區隊長鄧瑞文，以福爾摩斯的神姿出現，禮拜天比平日更為忙碌，記者和鄧區隊長見面時，問他竊屍案今天是否可以全案大白？他微笑着道：「到現在為止已有五成，十足還要待今晚。」鄧區隊長所報兩點：(一)死者有金牙六隻，李清源案時說是他丈夫有金牙一隻。(二)箱內屍體是穿着淺紅色的底褲而由李清源的姊姊認出是朱熾茲無疑。上述兩個疑點，探諸事關，都有可疑。偵探們也很注意。根據各方的傳說，死者未必就是朱熾茲。這裏又有一個假定：假如箱內的死者不是朱熾茲，一定是朱熾茲在走頭無路中來一個金銀殼充的計策，藉此而擺脫了各地警探們的線索。假定這是真的，則朱熾茲又多發了一宗謀殺人命的新聞。

鄧區隊長對記者發出很堅定的微笑道：「這一案子甚有興趣，獨是我們的第幾日來報斷了腿，實在辛苦極了，但是辛苦總有代價。」說時，他的微笑已經告訴記者，案裏實有很多問題和疑案已有絕跡的把握。

案裏亦牽涉到香港網球名將江某之死，據說完全是「入」了朱熾茲「捉獲」(此將即即)的圈套。被騙不止一次而是第三次，被騙的地點在澳門而不在香港。江某三次到澳門，損失的港幣總額共七萬元；第一次的損失是三千元左右，第二次損失約二萬元左右，第三次損失四萬

多元。朱熾茲以江某是華僑子弟，朱的本人也以窮途末路的姿態出現所謂和江合股經營，就是一個引誘的圈套。江到了第三次赴澳返港時才覺悟到被騙，但已是錢財的損失，不致葬到跳樓自殺。其實江的致死原因就是中了一捉將打荒場」的飛手，破財不算，並給朱熾茲精巧的手法使江陷於不名譽。這老千一手包辦的不名譽證據永遠為「老千」們所掌握，作為永遠對精神與生命威脅的主要工具。由於江某是一個軟直心的鴉鴉子弟，受不起多重的刺激，一時瘋了方寸，而走向自殺之途。

說到朱熾茲生死之謎，現又使一般新聞記者置身於「鐵幕」之外。朱熾茲之妻李雪清突爾失蹤，又成了突出的新聞。據記者調查所得，李雪清仍在廣州，暫時隱藏成爲「隱幕」的新聞人物。據說李雪清再被扣留絕非事實。記者可以預先報導的，就是李雪清之日，即是李雪清重復出面的時。又有一條線索是朱熾茲之母於二十三日由新會回廣州，屆時朱熾茲的妻妾可能回來，但兩人無罪，僅作偵緝的偵詢而已。

爲各方所注目的名交際花鍾綺瓊，他的綽號「貓兒靈」，這次被扣，經研訊出她好交際而爲老千們「借費」的人物，(按借費即老千行騙時利種各名目而騙被騙者之信)。昨天警方已透露他不是殺人的主犯。

鍾綺瓊的父親是嶺南武，第一次北伐時代，曾任譚延闓將軍的參謀。她九歲喪父，十四歲在市立四十五小學畢業，轉入執信學校，沒有畢業便轉過其他的補習學校。十八歲的時候廣州失陷，由舅父介紹到南海西樵石龍村鄉村學校當教員。石龍村失陷，她跑到香港，香港學校後回過廣州。她憑着活潑的交際手腕，不少風雲聚會的人物被弄在掌上。後來轉轉到過曲江，也到過昆明。勝利時由魏誠介紹認識新

婚」，復員後跟他的丈夫返廣州，居住於沙面達半年。三十五年三月，陳副部長奉派到東北接收，同年五月他也趕出關外，在濟陽居住。她跟着接收的部隊到過四平街、長春、吉林。直至本年九月，才返北平、南京、上海、香港而到廣州。因爲廣州房子鬧荒，她和一個舞女孫敏霞頂受現居的恩甯路永豐一巷二十一號三樓居住。她認識何立輝就是新第一師第三團副官，她認爲郭志誠是由她的表姊介紹，郭志誠是她的表姊夫，兩人十分要好。郭志誠是市府地政局長李模生的內弟，他家更有錢，一德路羅福行是他租出的物業。鍾綺瓊有相當體力，郭因爲天天到她的家裏而引起自己的太太吃醋。十月二十日郭志誠和鍾綺瓊也吵過一次，後來又好如初。

去年三月，鍾綺瓊是郭志誠和國防部現職軍官汪克莊晚膳。何立輝突然和朱熾茲作不速之客，相識不如偶遇之下便同進晚膳。鍾在席間因勸郭汪兩人勿多飲而爭奪酒杯致墜地破碎(傳爭風鬧槍並無其事)，何立輝和朱熾茲未完席便先離去，郭汪兩人亦不歡而散。到了本月三日深夜二時許，忽有十餘人到堂何立輝，她答稱這家裏沒有何立輝其人。諸人到堂後，約一個鐘頭，又有警探十餘人拍門，在遠更深人靜中，原來郭志誠也在鍾綺瓊的家裏，警探便把郭兩人帶走。當晚沒有審問，四日十二時朱熾茲的妻李雪清到黃沙分局報案，聲稱她的丈夫是給何立輝帶去，說鍾是何的姘婦，她要追先鍾把丈夫交出來。但沒有充分的證據，下午四時，郭志誠覺得保店担保，兩人便回返永慶大街。

到了四日晚深夜，她到北區刑警隊報案稱朱熾茲就是騙港澳的大老千，北區刑警隊將朱的朋友劉國華、林耀全、楊錦材、伍亞四人拘捕，並到中華北路去拿李雪清，探員問李雪清的丈夫在家否？她答稱「去了香港」，探員便

老板、記者、聞人、他都不是。

# 一大金剛樊玉崗

文獻

秋風落葉以後，氣候驟降，天上居然飄下雪花了，雖然只是那麼小，究竟今年雪總算已經早到了山城，老年的昆明人已經驚嘆銀色的飄舞在太息了：「生活那麼高，雪又下得那麼早，今年冬天真不好過呀！到臘月不知要凍死多少窮人哪！」

緊接着的就是，警察分局向地方檢察處飛去的，像雪片多似的「請字驗屍」的公函，上面的寫法都已成了公式：「啓者：本分局管區內××街××巷路邊，發現衣着藍縷之無名男（女）屍一具，即請派員相驗，俾便收埋」。內中也有爽快一點的，就明白指出一條「凍死致死」或「路斃」者，其實不必說，法院的檢驗員也早知道了：「唔！這不是又是凍死（餓）死的化子！」習慣和經驗使他們這推測很少會發生錯誤！

多少窮人，一天天的躺下去，而另一方面，不也可以同樣看到嗎？那是另一些一天天在顯赫顯肥的人，當然這些傢伙，多是屬於貪官奸商一類的，可是許多人却遺忘了，除此以外，却還有一批「神祕人物」依然生存着，而且他們的生活竟會屬於那「另一方面」的；也是獨尊優待，有着高度的享受。此外在這深潭的社會裏，他們還有着特殊的社會地位，有時甚至「不可動搖」的，他們肆肆貪官，亦非奸商，當然更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究是何等人物？讓我「慢慢道來」：

假使說你是一個老昆明，或是你認識兩三位在昆明已住了三六七十個年的朋友，你應當會知道下面的事：二十四年的十月裏，曾有個身著軍服，閉着小古骨，手持銀鉢，去給那

福建會館，結果殺死了人，搶走了不少金飾財寶的「現役軍人」搶劫案。據着是「市郊外某地發生的『治安人員』檢查烟土，竟將煙土吞去，煙犯縱逃」一類的新聞，不久以後，昆明市，突然來了一則「新聞記者」，西裝革履，舉止矜持，在他的名片的頭銜上是這樣寫的：「中外影戲社社長」。可是這位社長，據說是專愛上館子吃了東西不給錢，結果是一張名片丟在桌上，揚長而去，因此曉東街上便出了大名。繼此以後，本市的兩拜街上，又突然出現了一家「邊疆貿易行」開辦以來，生意倒不差……故事就這樣發展下去，然而那時，却很少人知道這到底是誰幹的，直到街頭巷尾的流言一直傳到真正負責治安當局的耳裏為止。

「唔！他嗎？你就不知道？就是鼎鼎大名的樊玉崗——樊玉崗，是『四大金剛』之一，你都不曉得？」茶肆裏重戴著毡帽的「英雄」們，開始談到他們了。「與仇六！香幫的老大哥，雲南商會，人頂乘作的！」一個冠冕堂皇的上海工人對他的同伴也這樣介紹着樊玉崗了。

從樊玉崗的「福建會館搶劫案」，「檢控煙土案」，直到從事「記者生涯」，「邊疆貿易行的『貿易』等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開展後，却已漸漸成爲西南的「人物」之一，不少小兄弟都去拜識他，甚至遠官顯貴也都和他有點往來；樊老板開心了，他一口氣跑到緬甸，說要做點小生意，回來以後，聲名更大，販夫走卒五夜八門裏，也都有的「朋友」和「弟兄」了。

把李雲清帶返家鄉，李雲清重罪未熄燈是老年，因在港不能立足，遂得乘機避過風頭。後來不知怎樣，五個人全數釋放了。到了七月，廣州各報突然登載港前朱沃志來港三日訪友，八日緝獲獲件去函各報，對朱沃志三三訪友登一格的報導加以否認。直至本月十五日李雲清在國報刊登尋夫廣告如下：

「立出紅紅啓事：竊氏夫朱樂志三十七歲新合人，於十月二十九日被友人侮立離由港週周抵港，在本月三日下午五時同往恩禮路永慶一巷二十二號二樓鑲鑲家晚膳，殊料一去無蹤，經報黃沙分局及西區探險處緝在案。如有四方君子知其下落，前來報訊引引起獲或將氏夫帶回團聚者，即酬花紅銀金圓券二千圓正。若被尋害能同往起回屍首者，亦酬花紅銀金圓券一千元正。儲款以待，決不食言，此啓，中聯北路一百五十五號二樓朱李雲清啓。」啓事刊出後，緝獲獲認爲李雲清有破壞名譽行爲，於十六日到緝不奴女律師事務所請求依法控訴。因鄧律師不在，十七日再往，正向鄧不奴律師詳述經過，而担保鍾錫慶的保人已到鄧不奴律師處，說明分局傳鍾詢，是與錫慶案有關。鍾錫慶再詢鄧不奴律師時，鄧律師亦謂應向警方弄個明白，鍾登投案，遂被扣留。留時報紙屢載是女屍，鍾更覺狐疑。

在這宗離奇謀殺案沒有大白的時候，上述的情形惟有離方面透露者。有關該案的秘密，待破案時再說。

## 歡迎訂閱！

### 歡迎批評！

回到昆明，就有人向他這打招呼：「喂！小心點！外面風聲不好。」樊竟於是久經滄海的人，他懂得如何避風頭，「反正中國人的事，還是日子一久，馬馬虎虎就算了！」

他這樣的想了以後，就在從來人所不注意的一個角落裏住下，那是本市的西南郊瓦草莊的六十八號裏，憑他的機智，他住下兩個月了，沒出一點事，茶樓酒肆裏仍然有他的足跡。

十一月五日，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要到好久沒去的曉東街逛一逛，是上午九點鐘左右，冬天的太陽裏，和煦而舒暢，樊玉崗漫步前行，也許他正沒沉在另一部傑作的幻想裏，突然一聲響亮，一付精製電鍍的手拷套在手上，樊老板畢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他回首對連他的幾位便衣警察笑了笑：「沒關係，跟你走。」就這樣的樊老板被逮捕去。

幾天後，報上刊載出了一段新聞來，大意是這樣的：「經常活動於川、滇、黔三省內，犯案累累之「四大金剛」之一樊玉崗，經本市警局刑警大隊多日之偵緝，卒於日前在曉東街頭將之緝獲。各情如後：樊玉崗，三十二歲，河南人，係一無業遊民，經常與三五鄉流，浪跡街頭，惹事生非，後竟與三五鄉流，無本錢生意」，乃積極活動，廣收門徒，組織幫

幫，自稱社長，並以記者之頭銜，在外大肆招搖撞騙，旋復與同匪徒，於三十四年省府改組時，搶劫福建會館內一華僑，多次被捕入獄，惟刑滿釋出後，不知悔改，而故態復萌，再設法與同匪徒李濟深取得聯繫，經刑警大隊嚴密緝拿，出動大批員警近週的努力，卒於日前在曉東街頭緝獲。據供：入幫前曾與李號為「興五六」，刻全案正在審理中。」這樣，大家才算明白了，讀者！現在你也該明白，

其贊，在昆明，何止一個「興五六」呢！假如政府決心理心注意的話！

三十七、十一、十八。

### 李希堯揮金

### 藍尼拉皮條

有一次李希堯裝存潘等和藍尼打「哈龍」，有一揚牌，李和藍小姐對哈，結果李贏了，李揮了拾而上的錢還要算藍小姐拾而外的錢，使藍小姐輸了好幾千萬。（在當時是很鉅的一筆數目）因此藍尼心裏老實不痛快。事後曾對別的人說：「李希堯真不漂亮」（其實李希堯在貴南人中算很漂亮的。）我決要在他身上撈回來！

不久，李希堯到上海，在偶然的機會，經藍尼的介紹，認識了王石家，（是藍尼的離婚太太，後為藍尼雲台送到美國的），王雖年老徐娘，而風韻逼人，藍尼遂官願官最吃地。李一見王為之傾倒不已，因此花了二十多億。（當時是駭人觀目，值金子三百兩）。

當李希堯沉醉在王石家的懷裏時，李的家中也得了消息，李的父母和僕人，每天有一封信到上海，攷動他回家，本夫婦父子之情，李也終為感動。

當然在這一件事上，藍尼終於爭回了一口氣，但據說也因此藍尼原來和潘武裝存潘之流很火熱的，漸漸也就疏遠了。

李希堯回到昆明，作了一場風流夢，朋友笑他，說他這場作戲，當能抓得幾錢下！王石家不久前，已和上海無聊人唐××（阮玲玉的新郎）結婚。

一、斗米千字徵稿  
本刊創刊以來，揚善揚忠，實服務讀者為旨志，邇來銷路激增，迭得讀者來信，踴躍加報，惟是編者實內，多加報導，用是竭力深引為憾，用是竭力整期以答報。尚乞各界惠稿諸君，源源賜給，活潑趣味為主，稿費以斗米千字為標準，發表之日米價折現奉，諸維鑒照。

二、徵求本刊一至十期  
本刊出版以來，銷路激增，因紙張來源困難，故不能大量供應讀者，自第一期近六期，本刊均銷售一空，訂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出版，凡讀者有本刊一至十各期願割愛者，本刊當以新出之本刊贈，以報厚愛。

社址：昆明新報社  
電話：七二二號

作者追憶此文時，不知是夢？是真？是幻？而此文不僅敘述奇離故事，意在使知之者不為，而為之者不惑也。

## 我在昆明和鬼戀愛 (續)

生命留下歎息！生活歌唱着微笑！

### 四、奇異的戀愛

我不知道究竟失去了知覺多久，當我恢復清醒之後，我並沒有什麼恐怖和可怕的氣氛，我舒適的躺在沙發椅上，沙發是軟綿綿的，在我右側的台燈是深黃的顏色，這一切都和悅而溫馨，我已經忘去了剛才的可怕，不知是否感覺的錯誤，還是心境的夢幻，總之我覺得這和剛才不是兩個世界！

在我的對面沙發椅上，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姑娘，她是那天的親切而和諧，有一張快樂的笑臉，那一對有光的黑眼珠，是那末聖潔，有時候莊重，有時候又跳躍！

我的面前是一個小茶几，上面放着一杯熱可可，牛奶和糖。我偷偷的望了她一眼，對於這個新奇，喜悅而又充滿美妙的環境，我如何去形容我的心情，我已經沒有一點恐懼了。

當我偷望她的時候，我們的眼睛碰在一塊兒了，我突然有點不好意思，有點慚愧，又有點噁心！

「真對不起，我在大風雨中迷了路，後來被恐怖和風雨迷散了，不知道是怎麼的來打擾這里一個男用人進來，她要他給我一杯熱可可。」

「我平常不吃可可的，但隨着你的言語，不由自上的我把可可一吞，她叫了一聲『阿貓』，我被他重新命令坐了下來。」

「謝謝你！」我已抖擻了精神，振作起來，因此我站起來對他很有禮貌的一鞠躬，「小姐，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語來表示我的感激，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並且可以很廣闊的問你的名字嗎？」

「自然，那有什麼不可以，她嫣然一笑，有處女的嬌媚和誘人，「可是你現在應該休息，你的精神太緊張了，要安靜一下，這是一杯熱可可，可以把它吃了！」我被重新命令坐了下來。」

「我忙忙站了起來，並向她道了早安，向她表示了歉意和感激，並且我道說：……」

「你該原諒我荒唐的冒昧和缺少禮貌，因為我昨天是夠狼狽的！」

「請你先了解我的脾氣，她直率的說：『我對於一個曾經受過我接納的朋友，是不太歡喜他遇到的禮貌的。』她說這話時，態度非常惡重，但話一結束，她卻是一個恬和的笑容，兩個酒窩掛在臉上，我覺得她有一種含蓄的鋒利，和沉靜的風趣！」

「那末我該說些什麼呢？」於是我說出了我的姓名，我的身份，和我迷路的經過，我說：『這裏一切我是陌生的，否則我不會有這極幸運的巧遇了。』

「是的，這里本不容易迷路，並且迷了路也不容易到我們這兒，如果你不是陌生，我真會懷疑你是強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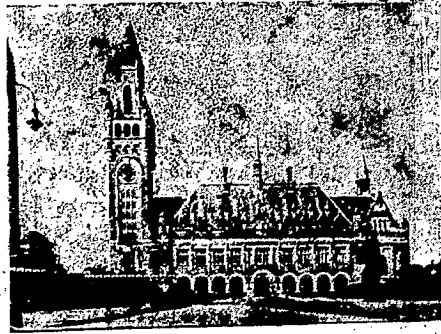
「我可以問你的名字嗎？」

她沒有回答我，指着牆上的郵張油畫像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於是她走向畫像那邊去，昨晚的恐怖，面對着教一個的可怕，我已忘得一干二淨了，那樣的右下角，寫着「給阿貓」三個字。

(未完)

世 界 風 光 畫



海 牙 王 宮



海 牙 王 宮 之 全 貌

登記證：警字第七十九號  
社址：重慶新街七十二號

昆明崇文印書館承印  
電話：四〇

每冊零售金圓貳元  
總經理馬市口和下日報

# 新闻世界

1

本片卷自

1948年

12

期